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潍坊晚报

2025年11月5日

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陈晨

编辑：常元慧

美编：许茗蕾

校对：曾艳

深秋院角的暖日子

□董宁

早上推开窗，风有点凉，还带着草木的香味。院角的老梧桐只剩几片叶子，挂在枝上随风摇晃。这样的天气，泡杯热茶，慢慢过挺好。

母亲一早便在厨房忙碌，案板上摊着刚从菜园里拔的萝卜，带着泥土湿润的气息。她戴着老花镜，小心翼翼地削着萝卜皮，刀刃划过萝卜的脆响，在安静的清晨里格外清晰。“霜降后的萝卜最甜，腌成咸菜能吃一整个冬天。”母亲一边说，一边把削好的萝卜切成细条，码在竹筛里。阳光透过厨房的玻璃窗，落在母亲的白发上，也落在那些洁白的萝卜条上，泛着柔和的光。

我搬来小板凳坐在旁边，帮母亲把萝卜条翻晒。竹筛的纹路里还留着去年晒豆角的痕迹，指尖拂过，仿佛能触到去年夏天的阳光。母亲忽然说起我小时候的事，说我总爱蹲在菜园边，看她种萝卜、白菜，还会把小石子埋在土里，盼着能长出好吃的。说着说着，母亲的眼角就笑出了细纹，像揉皱了的时光，却满是温柔。

午后的阳光渐渐暖了些，我把家里的旧棉被抱到院子里晾晒。棉被是母亲多年前亲手缝的，被面是素雅的蓝印花布，上面绣着几朵淡淡的梅花。阳光晒在棉被上，慢慢散发出一股陈旧的棉絮香，那是岁月的味道，也是家的味道。我坐在棉被旁的藤椅上，翻一本旧书，书页间夹着一片去年的银杏叶，叶片已经泛黄发脆，却仍能看出当初的金黄。风轻轻吹过，书页哗啦作响，与远处传来的几声鸟鸣交织在一起，时光便在这温柔的声响里慢慢流淌。

傍晚时分，父亲从外面回来，手里提着一袋刚出炉的烤红薯。“是街角那家烤红薯摊的，甜。”父亲说着，把还冒着热气的红薯递给我。我接过红薯，指尖传来暖暖的温度，剥开焦黑的外皮，金黄的薯肉冒着热气，咬一口，甜糯的滋味在舌尖散开，暖意顺着喉咙一直传到心里。父亲坐在我身边，看着我吃红薯的模样，笑着说：“你小时候最爱吃烤红薯，每次都把嘴角弄得黑乎乎的。”我笑着点头，心里泛起一阵柔软，原来那些童年的小事，父亲都记得清清楚楚。

趁着天色还没完全暗下来，我拿起扫帚去扫院中的梧桐叶。枯黄的叶子在扫帚尖下打着旋，堆成小小的一堆，踩上去沙沙作响，像是在和这深秋作最后的告别。母亲从屋里端出一盘刚炒好的花生，放在石桌上，“歇会儿再扫，尝尝今年的新花生。”我放下扫帚，捏起一颗剥开，花生仁的清香混着烟火气，在唇齿间散开。父亲则搬来小凳子，坐在叶堆旁，掏出旱烟袋慢悠悠地抽着，烟圈在暖黄的灯光下慢慢散开，与空气中的草木香、花生香缠在一起，成了深秋里最妥帖的气息。

夜幕慢慢降临，院子里的灯亮了起来，暖黄的灯光照亮了落满梧桐叶的地面。母亲把腌好的萝卜咸菜装坛，父亲在一旁帮忙盖盖子，我则把晒好的棉被抱回屋里。棉被上还带着阳光的温度，铺在床上，仿佛把整个深秋的暖阳都裹进了被窝。

坐在书桌前，泡一杯热茶，看着窗外的夜色。远处的灯火星星点点，晚风偶尔吹过，带来几声落叶的轻响。这样的深秋，没有繁华的喧嚣，只有生活的平淡与温暖。那些寻常的日子，那些细碎的小事，像散落在时光里的珍珠，串联起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光阴。

其实生活最好的模样，不过是有人陪你立黄昏，有人问你粥可温，在平凡的日子里，守着一份简单的幸福，把每一个寻常的瞬间，都过成诗意的时光。就像这深秋，虽然清冷，却藏着无数温暖的细节，只要用心感受，便能在岁月的褶皱里，寻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美好。

老灯故影

□刘娜

书房角落立着一盏黄铜台灯，灯罩是浅绿色的玻璃，已经泛着细密的冰纹。这灯是外公的遗物，自我记事起，它便立在外公的书桌上，如今又立在我的书桌上，算来该有四十多个年头了。

灯座沉甸甸的，雕着简单的缠枝莲纹，开关是一个小小的扳手，向上推时发出清脆的“咔嗒”声，那声音有种奇异的魔力，像是能把时光切成两半，一半留给喧嚣的白日，一半留给静谧的深夜。灯罩内侧，积着薄薄的灰尘。母亲说那是光阴的粉末，不能擦，一擦就把记忆也擦没了。的确，那些灰尘里住着外公读《资治通鉴》的夜晚，住着母亲备考的青春，也住着我童年偷看小说的忐忑。

这灯的光也特别。不是现在LED灯那种冷白，而是暖黄色，像融化了的琥珀。光线透过有冰纹的灯罩，在书页上投下柔和的光斑，读起书来，眼睛格外舒服。妻子说这是心理作用，我倒觉得，是这灯光里掺了太多任事的温度。灯颈可以调节角度，关节处已经松动。记得小时候，总爱扳着玩，听它发出“吱呀吱呀”的声响。外公从不斥责，只是慢悠悠地说：“灯如友人，要爱惜。”那时不懂，现在每晚轻调灯颈时，总会想起外公温和的语调。

最让我感慨的，是这盏灯下的影子。深夜写作时，一抬头，就能在墙上看见自己的影子。有时恍惚，那影子竟像是外公的，同样微驼的背，同样抵着额头沉思的姿态。原来在同样的光线下，人会不自觉地活成记忆中亲人的样子。儿子三岁时，第一次注意到这盏灯下的影子。他兴奋地用手比划出各种动物，墙上的影子便活了：飞鸟、奔马、游鱼……那晚的笑声，至今还留在灯光里。现在他上初中了，偶尔还会在灯下做手工，专注的侧影，又让我看见当年的自己。

前些日子，灯突然不亮了。我抱着它寻遍全城的老师傅，最后在一家老街深处的铺子里，找到了能修的老师傅。他打开底座，仔细检查后说：“线老了，换一根就好。这灯骨相好，还能再用几十年。”那一刻，我竟有种老友得救的欣慰。

修好的那晚，我特意早早坐在书桌前。推开关，“咔嗒”一声，温暖的光晕徐徐铺开，墙上的影子缓缓浮现。忽然觉得，这盏灯就像个忠实的记录者，用光作笔，在时间的墙上勾勒出生命的轨迹。

夜更深了，窗外的城市渐渐安静。只有这盏灯还亮着，光晕里，外公的咳嗽声、母亲的翻书声、儿子的笑语音，都还在轻轻回响。

莲子酱里的旧光阴

□叶艳霞

傍晚时分，暮色刚刚爬上窗棂，厨房里飘来一阵清甜的香气。灶台上的小锅正哼着咕嘟咕嘟的小调，琥珀色的莲子酱在锅里慵懒地翻着身。我用木勺轻轻搅动，看莲子渐渐化开，融成细腻的糊。这熟悉的味道，正一点点撬开旧光阴的锁。

记得以前每到采莲时节，晨露未晞，祖母便挎上竹篮，带着我去采莲。她粗糙的手指轻轻一掰，青绿的莲蓬就裂开了，圆滚滚的莲子“扑通扑通”地往篮子里跳。有时莲子掉进水里，惊得小鱼四散逃开，在水面留下一圈圈细密的波纹。

回到家后，我们一起坐在槐树荫下剥莲子。新采的莲子带着莲塘的水汽，剥开时，指尖会沾上淡淡的青草香。莲芯是苦的，得用细针小心挑出来。我总嫌麻烦，趁祖母不注意时偷偷塞一颗带芯的莲子进嘴里，顿时，一股清苦在舌尖炸开，随即化作回甘。“傻孩子，苦过才知甜。”祖母笑着说。

旧时光随着咕嘟声渐渐绵密，琥珀色的酱汁开始拉出黏稠的丝线时，耳边仿佛有了祖母的叮嘱：“要小火慢煨，急不得。好的莲子酱，香气要能分出三层：头香是冰糖的甜，中味是莲子的清，尾调还得带点莲塘的润。”

父亲最爱用这酱配新蒸的馒头。刚出锅的馒头掰开，热气裹着麦香扑面而来。他习惯抹上厚厚一层莲子酱，看琥珀色的酱汁慢慢渗进馒头蓬松的孔隙里。“这是把夏天的味道藏进粮食里。”他常这么说。

窗外的光线渐渐暗淡，碗里的莲子酱还剩小半。我望着碗底那抹温柔的琥珀色，忽然明白，这小小的瓷碗，盛着的不只是莲子酱，更是那莲塘的晨露、槐树的阴凉、祖母的笑语，是封存于莲子酱里，再也回不去的旧光阴。

